

走近大师的心灵世界

——京剧童话剧《野天鹅》创作随笔

文/杨晓利 梁奎振

安徒生是丹麦的文学巨匠,他的许多优秀童话作品早已超越了时空,跨越了国家的界碑,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他的童话故事不但是讲给孩子们听的,也是讲给成年人听的。他说:“我抓住一种对成年人的印象,然后把它告诉给孩子们,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时,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母也在一旁听。因此,我也得给他们一点东西,让他们想想”。安徒生的话使我们从中找到了剧本的准确定位,并有了剧本结构和风格最初的朦胧样式,由此我们将剧本确定为成人童话剧。

安徒生思想的博大和精神的崇高,都从他的作品中自然地表现出来了。他在《野天鹅》中没有设置近距离的善恶相报情节,只让“假恶丑”和“真善美”并行对照,让前者在后者愈来愈灿烂的光环下显得更加卑微和渺小。其实,他的同情与憎恨,已尽在其中。只是,他将心中美好的希望更理想化了,对于丑恶的客观存在没选用浅薄的诅咒之辞罢了,故事的结尾将他美好的理想推到了极致。当澄清了事实真相,在艾丽莎:“我是无辜的——”喊声中“连柴火堆上的每根木头都生出了根,冒出了枝叶。”此刻我们分明感受到,由无数神奇光环组成的意象时空,已使丑恶的灵魂失去了立锥之地。主观地将美好无限放大,致使邪恶失去存在空间,这正是安徒生的与众不同。精彩的结尾给改编提供了无限大的想象空间,剧本结尾的意象随之产生:霞光灿烂,百鸟齐鸣,教堂的钟声悠扬,玫瑰的海洋中飘洒下漫天彩色花雨。歌声响起:从未有过的壮丽/从未有过的辉煌/是真善美诗意的组合/是天地间永恒的绝响。理想化的人物和诗意的景物在这里融汇组合,把艾丽莎装点得更加美丽绝伦!创作中充满着憧憬,创作中充满着艰辛……我们在竭尽全力走近大师的情感世界!

随着认识的深化,剧中人物也就有了行为的依据和发展的准绳。剧中更加强了艾丽莎的美丽,让她美丽得更清纯,美丽得更透明,让人不忍看到她受到一丝的伤害。创作过程中,每写到后母对她进行一次次无端迫害时,眼睛就会潮湿,心里像刀割一样的疼痛。艾丽莎在逆境的旅途中从怯懦走向了勇敢,从天真走向了成熟,终于迎来了生命的辉煌。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规律,也给剧本结构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艺术弧线,她的三次大的人生磨难注定成为通往她壮丽人生的三级跨越。这三次美丽的跨越就是全剧的三个亮点,要抓住它,紧紧地抓住它!浓笔重彩,用理性的烛光、用鼓荡的诗情,把它点亮,再点亮!让真善美在理想的天地间大放光芒!

与艾丽莎相对的是后母和大主教,他们坏得纯粹,坏得透彻,后母陷害艾丽莎完全是由嫉妒而起,这种嫉妒来自于一颗扭曲的心灵对美丽的过分关注,一种变态的心理对美丽的疯狂赞赏。她对艾丽莎的陷害没有任何理由,她的逻辑是:美丽就是罪过。其实她才是最痛苦的人,本来她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欢乐,是她自己不珍惜。她本不该如此痛苦!

在不违背戏剧美学原则的基础上,改编中将人物进行了艺术归纳和梳理,将后母和大主教用假丑恶的链条串连贯通,让小青蛙、吸血鬼、刽子手之间发生情节和角色之间的联系等,都是为了更集中地突出主旨,简化烦琐的情节交代,同时还具有一种类型化的性格特征。而歌队的设置意在增加剧情转换与衔接的灵活性。至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,本来就和戏曲中的跳进跳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

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,舞台剧本的创作综合性强,独立性差,但它也有自身的优势。它的创作可以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完善,还可以随着作者对人生的感悟而逐级升华。